

教授、歌星、藝術家、政治家拉在一起，倒是很符合大眾社會追逐新奇的意向。如果不僅只爲「意外的意外」（這就很新奇！），而能有明顯的主題，倒是很有提倡的。

三人以上的座談會，主持人非常重要，因爲參與座談會的人員，立場不可能完全相同，對問題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座談時很可能會糾纏在某一個問題，彼此爭持。這時，主持人便須轉移話題，避免浪費時間。爲此，主持人事先必須有全盤準備。中國人大都寬宏大量，這類現象也許不會發生。

如前所述，整體的文化感覺除內向性之外，還有其外向性，亦即有參與世界文化的欲求，由是而產生

出世界感覺。認知國際社會，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即源自此一世界感覺。大體而言，「人間」和「聯副」都非常缺乏世界感覺，這從它們絕少刊登關係文化動態與翻譯小說可以看出來。

不過，「人間」與「聯副」似已充分受到大眾社會的衝擊，追求新奇、滿足羣衆欲求，已成爲這兩大報副刊的主要方向。就此一形態而言，「人間」開其端，而「聯副」踵繼其後。文化雖然變成了商品，大眾成了被強迫的文化消費者，但我們仍然希望「人間」和「聯副」能够逐漸建立起自覺的文化自律性，將大眾文化的品質逐漸提高。

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商震秋



記得書評書目以前曾經用這樣的標題評過一本書，我倒覺得這是批評這一陣子花招百出的中國和聯合兩家大報副刊的最恰當的題目。

聽行內人說，這是兩報的「生存競爭」引發的兩位副刊主編的「自衛作戰」，我個人是外行人，不明這些內情，不敢妄加揣測，更不欲道聽途說——雖則兩位主編在比劃之中不免露點兒破綻，顯出一副拼命三郎的姿態，使我們感覺兩位主編只關心我們的口袋而忽視了我們的腦袋，但是關於「自衛戰」的說法，我還是寧可信其無不願信其有的。

何以故也？副刊乃至全報是社會公器，雖然報紙上頭的老闆白紙黑字印着某某、某某，但是，我們訂報的還是要認為我們才是主人，這個道理很簡單，沒有讀者，報紙即不可能存在，因此，我們覺得我們有權要求看到充分尊重我們而兢兢業業、忠忠懇懇編給我們看的報紙。

此所以我們寧可信其無不願信其有、只願看熱鬧不願窺門道的一廂的情願。然則，熱鬧確是熱鬧非凡了，一番騰熱之後，我們却不免有一些納悶和疑問：

一、我們到那兒去看不一樣的報紙？

雖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證諸於我們報紙的國內外新聞版，我們是相信了這句話的，但唯其不得不如此相信，才更加希望千篇一律的報紙上頭能有一片不一樣就是不一樣的店面，日頭底下發生的事要一樣我們拿它沒奈何，我們總希望人頭底下能够發生一點不一樣的東西，於是，我們便寄這樣的厚望於副刊上頭了，而前此的兩大報副刊確實能滿足我們讀者的這種希求，他們各行其是，各具自己的風格與面貌，不料曾幾何時大家爲了陳若曦火拼起來，之後情勢愈演愈烈，終於變成今日兩大報副刊也和社會新聞版猛搶新聞一樣，老登一樣的「文學新聞」的市儈面目。而我們要看稍具個性的報紙便變成是一個奢望了。

二、我們的文壇新人從那兒出頭？

我國雜誌處境之艱難有目共睹，尤其是文學雜誌，簡直無從在文化界立足，任何關心文化的人都可以發現：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培養新作家的職務就一直由報紙的副刊擔負起來，尤其政府遷臺以來，這種

情況更加明顯，試看今日活躍文壇、卓然成家的作者，誰不是在報紙副刊上闖出萬兒來的？也因此中央日報的王理璜，聯合報的林海音、馬各，中國時報的王鼎鈞、桑品載主編下的副刊特別叫人懷念。

固然，報紙副刊並沒有誰賦予它培養文壇新血的任務，但是，稍稍具有一些使命感或小小有一點抱負的人，盱衡今日文藝刊物處境之艱難後，就應該以培養文壇新血爲己任的。以這一點來要求今日兩大報的副刊的編輯方向和樣式，我們怎能不發生這樣的感嘆？

也許這兩家大報會以爲撥出巨額獎金來舉辦文學獎已經盡了發掘新人、培養新血的任務了，事實上，這樣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一個人的文學才華絕非一年甚或一生寫一個短篇所能表現出來的，這也有聯合報已經舉辦兩年的成例可見；文學獎的鼓勵至少在獎的權威性尙待建立、培養的目前是物質的鼓勵高於精神的鼓勵的；我們需要的是園地開放、稿件的處理明快、作者受到充分尊重的經常性的鼓勵，我們相信不願參加逐獎、或在角逐文學獎的過程中遭受遺珠之憾的作者一定很多，這些作品在民間文藝刊物如此缺乏、報紙副刊又競捧「名家」、猛劃框框的情況下，它們

在哪兒發表？他們如何出頭？書評書目社在其六週年特輯中，刊登的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先生的文章裏，感慨地提到：「投稿時代即將結束，以後的文人會不會寫文章並不重要……只要能言善道，會吹會蓋、懂得大衆傳播的心理，很容易就成爲新時代的新偶像……」問題是既然不會寫文章，又如何算是文人？所以：

三、心靈的污染何時得以拂清？

商業是無罪的、商業化更是無罪的，有待商榷的是文化摻有那麼濃的市儈氣，對讀者的心靈是怎樣的一種污染？雖然我們極力要自己不要相信，但殘酷的事實實際上是叫你不由不信的，那就是本文開頭時所提及的商業競爭，涉入商業競爭的副刊，不得不一天到晚出出奇制勝的怪點子、想驚世駭俗、譁衆取寵、華而不實的編輯按語、專欄名稱，不圖腳踏實地、充充分分、實實在在地去把內容弄得硬硬實實，不圖引導讀者走向更高的層次，一味迎合讀者，弄得花花巧巧，這是多麼可慮的教導？一個初習寫作或初志寫作，如果以爲要成爲名家、要登文壇的龍門，便必須

這樣扭捏作態、搔搔弄弄，學那兩三個雜文名家以噱頭爲幽默、以刻毒爲諷刺，想想看我們的文壇會是什麼景象？知識的錯誤，我們有從別的典籍查知、糾正的機會，觀念、人格的偏差一旦造成，而且經過那麼廣泛的傳佈，要糾正、補救就沒有那麼容易，這實在是最令人憂心的了。

四、惡性競爭伊於胡底？

競爭可以促進進步，但也可以兩敗俱傷，聯合、中國兩家大報副刊的競爭看來是會兩敗俱傷的惡性競爭，比如赫赫有名的人間會談和第三類接觸，我們讀者們其實都同意這樣「大膽假設」的會談和接觸的，然而，連我們外行人也都看得出來：爲了競爭，兩個副刊都沒會好也沒接好，也不知爲什麼，大家似乎都在搶什麼檔期似地，這邊推出一個，那邊也立刻來一個，由於這樣急就章，自然不免草率爲之、題大文小了；尤有甚者，我們後來忽然懷疑：這「接觸」之所以接觸到不倫不類的地步，也許是一種「攪局」的謀略，過招我過不過你，可以，我「犧牲色相」，變本加厲地，我也來同你搞個會談一樣的東西。避免瓜李

之嫌起見，我就稱爲接觸，而且給你接觸得不倫不類，把局面搞爛、攪臭，讓彼此讀者都皺眉頭，看到會談、接觸都眼不接、心不會地掉頭棄報而去，讓大家都沒戲唱。

當然，這只是我們的多心，但這一招的確是很厲害的，事到如今，即使人間的文武大會和後來聯副的各教文談弄得再好，實在也改不了：「還不是要耍噱頭、唬唬讀者，和當年阿里、豬木的比劃大會一樣而已！」的印象，副刊淪落到此，兩報雖都未敗，兩位副刊主編，相信都已內力大傷了。

我們真的攪不懂：把刊門大大地敞開，清清爽爽地劃版面，每天氣定神閒地從雪片般飛來的稿堆中去發掘真正的好作品、新作家，會比東噓西叩、打越洋電話、用一字一元的高酬去求「大」家的「小」作來得不好？我們是行外人，真正是攪不懂；現在，競爭開始，鴨子趕上了架了，誰也不便就此干休，攪臭就攪臭，一方爲了表示未必已被攪臭或未必被攪得臭，依然得會談下去，一方爲了表示：誰在攪局？大家明來明往，你會你的談，我接我的觸，大家騎驢看唱本，也依然得走着瞧下去，問題是：影星歌星無窮、

學者教授可是有限，報業競爭、殃及士林，這種池魚之殃也未免離奇冤枉了。

五、文學失土幾時光復

隨著蟬鳴蛙噪的夏天的過去，在豐稔高朗的秋收之始，人間副刊揭開了一個清純亮麗的文學季了。聯副也因報社的社慶和徵獎的發表，也開始了小說創作的新探索了，文學究竟是文學，前此兩家大報副刊的喧騰似乎稍見清歛了。儘管人間副刊仍然花花綠綠，名堂滿目，但是，至少小說、散文、詩畫都見報了，然而，我們仍然不敢樂觀，君不見這些文學也只是那麼一「季」的「探索」，錦囊那麼多的人間，誰拿得準哪天文學的花季會猝然萎去，平空又祭出另外一樁法寶？

說來實在可嘆，聯副和人間原本是文學的一片沃土，它顯然比其他幾家報紙的副刊肥沃得多，所以培養出來的作家也比別的報社為多、為健，不料曾幾何時，奇花異卉一陣亂開的結果，恐怕已經掉了不少種

籽在這園地上了，再開墾為文學的園地，恐怕不容易再收純粹文學的穫了，這樣的結果，如果是導因於一個文學的門外漢的一陣亂揮亂舞，我們尚無話說，湊巧却都肇造於兩位詩人身上，我們豈能無嘆？副刊之從報屁股而躍至儼然要取正刊而代之，兩位詩人的功勞不小，然而，這個功勞一記，文學立即失掉兩塊沃土！

副刊編得愈「精彩」，文學的失地就愈難收復，我們當然不知道報社當局是否要求副刊主編要如此這般編副刊，就是報社當局要求這樣編，副刊主編亦應預見其後果，而設法維護，豈能以編輯如此這般的副刊邀寵於主子或洋然自得？

也許，我們真是太一廂情願了，報紙以及報紙副刊的功能，睽諸美日報紙，亦未課以承祧文學運命的義務和功能，我們這樣垂青、這樣縈戀這兩報的副刊，或者反而是畸情，然而，我們又能在哪兒尋獲這樣一塊容納量如此巨大、鼓勵如此及時、稿費尚能告慰所學的文學新大陸呢？